

逆动化与汉语的把字句

潘海华 叶狂

香港中文大学 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目 录

- ▶ 一、引言
- ▶ 二、把字句与作格语言逆动化句的平行性
- ▶ 三、把后NP有施事主语吗？
- ▶ 四、把字句是高及物句吗？
- ▶ 五、把字句与作格语言逆动化句式的信息结构差异
- ▶ 六、各类把字句的统一生成
- ▶ 七、结语

一、引言

- ▶ 1.1 把字句：汉语特有的传统认识
- ▶ 把字句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形式、特有句式，其它语言没有
- ▶ 这应该是学界早期的共识。
- ▶ 王力（1954：164）、曹逢甫（2005：128）、屈承熹（2005：278）、张敏（2010：53）等都有明确的相关表述。

- ▶ 屈承熹（2005：278）说，把字句是“极为**独特**的一种汉语句型，因为在其他语言中，**很少**有类似的语法结构用来行使与‘把’字句对应的功能”。
- ▶ 曹逢甫（2005：128）指出，“汉语把字句或许是一种独特的结构，因为在世界的其他语言中尚未发现类似结构。它也是汉语中讨论得最多的一种结构”。
- ▶ 张敏（2010：53）“处置式是世界语言里**罕见**的一种格式，因此在类型学的研究中**难以**直接与其他语言进行比较。”
- ▶ 张宁、刘明臣（1994：79）说，“把字句是汉语里特有的动词谓语句式。在世界其它语言里，特别是在欧洲语言里，**很少**有类似的句型结构。”

- ▶ 我们将挑战这一共识。
- ▶ 证明把字句是平行于作格语言逆动句（antipassive）的一种句式，属于语态（voice）现象，可以归入跨语言共性的行列。

- ▶ 要证明这一点，须做到以下五点：
- ▶ 第一，证明把字句与被动句有平行性：句法、语义
- ▶ 第二，证明把字句的派生是同质的，包括解释把后NP为施事主语的情况。
- ▶ 第三，厘清与“把字句是高及物性说”的关系
- ▶ 第四，解释把后NP为有定、无定与被动句正好相反的情况
- ▶ 第五，给出各类把字句的统一生成模式

1.2 作格语言、宾格语言及汉语简介

- ▶ 这里介绍一下作格语言、宾格语言以及汉语的相关特点。
- ▶ 如果把及物句主语记作A，宾语记作O，不及物句主语记作S，那么，从形态上观察，作格语言的A带作格，S、O都带通格；宾格语言的A、S都带主格，O带宾格，形成如下格局：

	作格语言	宾格语言
A	作格	主格
S	通格	
O		宾格

- ▶ 除了用形态格之外，也可以用语序来定义，作格语言的S和O在动词的同一边，A在另外一边，而宾格语言则是S和A在同一边，O在另一边，即：

作格语言：S=O (通格, ABS, 同一边) | A (作格, ERG)

宾格语言：S=A (主格, NOM, 同一边) | O (宾格, ACC)

- ▶ 这个判定不是看一个及物动词不及物化时是保留宾语还是主语，而是看所有不及物动词的主语S是像及物动词的A还是O，像O就是作格语言，像A就是宾格语言。
- ▶ 典型的作格语言有西格陵兰爱斯基摩语、澳洲的一些语言如迪耳巴尔语、曼们语、以及文中提到的一些作格语言；宾格语言有英语、法语、德语等。

1.3 逆动态简介

- ▶ 逆动 (antipassive) 现象常见于作格语言, 国外学界对此有很长的研究历史。
- ▶ 按照Bannister (2004), 最早是由德国德雷斯頓 (Dresden) 的路德教传教士H. A. E. Meyer于1843年在澳洲研究Ngarrindjeri语时发现了逆动句式, 他在他的专著Vocabulary of the Language spoken by the Aborigines of the Encounter Bay Tribe: South Australia中有详细讨论, 并称这一现象为动词的双联式 (duplex form)。

- ▶ antipassive这个词是M. Silverstein于1968年在研究Chinook语时创造的，最早见文于Silverstein（1972：395）（引自Polinsky 2017a）
- ▶ 后来又作为第七章，重新刊登于Muysken & van Riemsdijk（1986：163-232）。
- ▶ 以后学者们都采纳了这一术语。
- ▶ 逆动现象引起了国外学者极大的兴趣，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新近成果有Basilica（2012）、Spreng（2012）、Polinsky（2017a）、Coon et.al（2014）等。

- ▶ 国内学界对逆动现象关注较晚，在术语的翻译上也不同，有逆被动、反被动、逆动，等，词典多把 antipassive 译为“逆被动态”，如沈家煊译（2000：21）、陈慧英等编译（2007：34）、杨信彰编译（2006：24）；另外方梅（2011）译为“反被动态”
- ▶ 国内最早介绍这一现象的是张定（2011），叶狂、潘海华（2012a、b）较全面地综述了国外研究现状。

- ▶ 逆动是一个上义概念，它包括逆动化这一句法操作过程，以及由此操作形成的结果——逆动句。这就像被动（Passive）一样，包括被动化操作，以及由被动化操作形成的被动句。
- ▶ 具体讲，逆动化就是指对及物主动句的底层直接宾语（即论元结构中的宾语）作降级或隐现操作，使动词失去直接宾语而去及物化（detransitivization）。这种操作形成的句子就叫逆动句。
- ▶ 举例见下文

- ▶ 虽然在研究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逆动是专属于作格-通格语言的，被动专属于主格-宾格语言。保守一点的观点也认为，主格-宾格语言很少有逆动，作格-通格语言很少有被动。
- ▶ 但经过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学者们发现，这种看法并不对，因为跨语言的调查发现情况相当复杂。例如Choctaw语是主格-宾格语言，但没有被动式却有逆动式（Davies 1984）。Enga语是作格-通格语言，却没有逆动式（Van Valin 1980）。更多的情况是二者都有。

- ▶ 总之，已有研究已经表明，逆动化已经被作为一种跨语言句法共性来讨论。逆动化的句法语义特点：
- ▶ 第一，逆动化是对动词底层直接宾语的句法操作，变成旁格(oblique)宾语，使其边缘化，不再是动词的必有论元；
- ▶ 第二，及物动词主语(作格)变成不及物动词主语(通格)，也许有格变化(对于有形态格的语言来说)；
- ▶ 第三，语用上，多数语言逆动式旁格宾语为无定、无指、通指、已知等，但也有语言是有定、有指；
- ▶ 第四，动词失掉了内论元宾语，变成了不及物，语义、语用重心落到了主谓结构或者动词上（Dixon 1994）；
- ▶ 第五，逆动化受语用语篇及动词语义制约，不适用于所有动词；
- ▶ 第六，形态丰富的语言动词带逆动标记，有强制性，形态不丰富的语言两可，没有强制性。

二、把字句与作格语言逆动句的平行性

- ▶ 句法和语义共有十个方面
- ▶ 句法上有六点，语义上有四点。
- ▶ 句法平行性之一：都可以作用于及物句论元结构的宾语。
- ▶ 细微的差异是汉语的降级宾语用“把”引导，而且前移，而作格语言用旁格（oblique）标记，通常没有移位。这可能与不同语言的信息结构安排有关。

(1) a. Yero-m keme-q nerre-llru-a (作格主动句)

Yero –ERG meat-ABS eat-PAST-3SG/3SG

耶蓉-作格 肉-通格 吃-过去时-3单/3单

‘Yero ate the meat.’ (耶蓉吃了肉)

b. Yero-q (kemer-meng) nerre-llru-u-q (逆动句)

Yero–ABS meat-INST eat-PAST-AP-3SG

耶蓉-通格 (肉) -工具格 吃-过去时-逆动-3单

‘Yero ate the meat.’² (耶蓉把肉吃了)

- ▶ 需要注意的是，有关逆动句的特点，常见的说法是，宾语为无定（indefinite）时须用逆动式，有定（definite）时用主动式，例如Cooreman（1994）调查了19种作格语言，发现宾语为无定、无指时必须用逆动式。
- ▶ 然而，Bittner（1987）早就指出，这一观察并不全面，例如西格陵兰语（West Greenlandic）中，逆动句的旁格宾语可以为人称代词、专名、限定词短语等。

- ▶ Polinsky (2005) 也指出, 有的语言如尤库他语 (Yukulta), 当宾语为第一、二人称这样的高识别度代词时, 必须使用逆动式。
- ▶ Aldridge (2004) 统计了他加禄语 (Tagalog) 一个文本在93页内出现的逆动句, 一共发现65句, 其中50句的宾语作无定无指解, 15句的宾语作有定解。
- ▶ 因此, 我们认为, 把逆动句看作一个典型范畴, 也许更好: 通常带无定宾语, 但也可以带有定宾语。

- ▶ “把”后NP通常为有定早已为学界共识，“把”后NP为无定的情况也有，宋玉柱（1981）、王还（1985）、陶红印、张伯江（2000）、Jiang et al（1997）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不再重复。
- ▶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把”后NP的有定性没有主语的有定性强。如“人没了”可以，“（一）个人没了”不好，但“把个人没了”却可以。
- ▶ 同样，“个凤姐病了”不好，“把个凤姐病了”很好，似乎比“把凤姐病了”还要好一些。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里为什么要加个“个”？这些差别和逆动式的旁格宾语通常是无定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 ▶ 但比较两种语言，我们还是发现，作格语言的旁格宾语以无定无指为常，有定有指为少数，而汉语“把”后NP以有定有指为常，无定无指为少数。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我们在下文重点分析。

- ▶ 句法平行性之二：都可以作用于双宾语或双及物句。
- ▶ Beach (2003: 18-19) 指出，塔拉米图语 (Tarramiutut) (北魁北克伊努克梯图语 (Quebec Inuktitut) 的一个方言) 在逆动化结构中，直接宾语带次要格 (作者用次要格来表示逆动化后的格)，可以形成 (5b)，也可以形成双次要格，见 (5c)

(5) a. Pattag inummarim-mut aittu-lauq -ta-ra
ball.ABS adult-DAT give-PAST-IND-1SG:3SG
球-通格 成年人-与格 给-过去时-陈述-1单-3单

‘I gave the ball to the adult.’ (我把球给了那个大人)

b. Inummarim-mut aittu -i -laur -tu -nga patta-mik
adult-DAT give-AP-PAST-IND-1SG ball-SEC
成年人-与格 给-逆动-过去时-陈述-1单 球-次要格

‘I gave the ball to the adult.’ (我把球给了那个大人)

c. Inummarim-mik aittu -i -laur -tu -nga patta-mik
adult-SEC give-AP-PAST-IND-1SG ball-SEC
成年人-次要格 给-逆动-过去时-陈述-1单 球-次要格

‘I gave the adult a ball.’ (我给了那个大人一个球)

- ▶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前面的句子直接宾语发生了移位，**从动词前移到了动词后**，同时格也发生了变化，从通格变成了次要格。
- ▶ 另外，双次要格句式并非孤例，类似现象在卡尔卡塔古语（Kalkatungu）和奥吉布瓦语（Ojibwa）中都有（Malchukov et al. 2007）。查莫罗语（Chamorro）也会把间接宾语变为旁格，虽然原来的直接宾语也是以旁格宾语形式出现的，例如（Malchukov et al. 2007: 25）：

- (6) a. Ha-offresi hao si Juan ni salape’
 ERG.3SG-offer ABS.2SG the Juan OBL money
 作格-3单-提供 通格-2单 冠词 胡安 间接格 钱
 ‘Juan offered you the money.’ (胡安给你钱)
- b. Man-offresi si Juan nu hagu ni salape’
 AP-offer the Juan OBL EMPH.2SG OBL money
 逆动-提供 冠词 胡安 间接格 强调-2单 间接格 钱
 ‘Juan offered the money to you.’ (胡安提供钱给你)

- ▶ 这种双次要格（旁格）的情形与汉语有“给”字句的双及物句变换为把字句类似：

(7) a. 我送一本书给小李

b. 我把一本书送给小李

- ▶ (7b) 的动词“送”没有直接宾语，与塔拉米图语的(5c)、查莫罗语的(6b)完全相似，虽然二者的来源句不同。但是，英语没有类似的结构，英语双及物动词只有通过被动化，把施事降级之后，才能移走直接宾语。例如：A gift was *sent* to John (by me)（一份礼物（由我）送给了约翰）。

- ▶ 句法平行性之三：可以作用于不及物动词。
- ▶ Bittner & Hale (1996: 37) 发现逆动语素可以加在非宾格不及物动词上。他们指出，这种情况下逆动化并非为了句法目的，也不改变原本就是通格的格标志，而是出于语义的原因，表示起始意义 (inchoative)，如伊努伊特语 (Inuit)：

(9) a. Miiqqat piqqip-p-u-t

children healthy-IND-[INTR]-3PL.

孩子们 健康-陈述- [不及物] -3复

‘The children are healthy.’ (孩子们都很健康)

b. Miqqat piqqis-si-pp-u-t

children healthy-AP-IND-[INTR]-3PL.

孩子们 健康-逆劝-陈述- [不及物] -3复

‘The children are getting well.’ (孩子们正在好起来)

- ▶ Siegel (1998: 162) 指出，伊努伊特语（包括西格陵兰语、伊努克梯图语）典型的逆动化后缀-*si*，也会加在不及物动词上，例如（西格陵兰语），其中的动词都是**非宾格动词**，因为逆动化是对动词的直接宾语进行操作。

(10) a. Natsiq anna-i-vaa
 ringed seal.ABS get away-AP-IND.3S/3S
 环斑海豹-通格 逃走-逆动-陈述-3单/3单
 ‘The ringed seal got away from him.’ (环斑海豹从他那儿逃掉了)
(Fortescue 1984: 269)

b. Qilalukka-nik pui -si -vuq
 whale -MOD,PL come up to surface-AP IND,3S
 鲸鱼-情态-复数 出现到表面-逆动-陈述-3单
 ‘There appeared whales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海面上出现了鲸鱼)
(Bok-Bennema 1991: 263)

- ▶ 这一特点与不及物动词把字句的情形很相似，虽然涉及的具体动词不同，如：

(11) a. 把个凤姐病了

b. 把父亲死了

c. 把犯人跑了

- ▶ “病、死、跑”都是不及物动词。这也是汉语所谓的“把”后为施事主语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证明，这些能出现在把字句的不及物动词都是**非宾格动词**，其表层主语实际上是底层宾语。
- ▶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把字句与作格语言逆动句在核心意义上很接近，都涉及状态的变化或新状态的开始，但汉语还可能表示其它的意义

- ▶ 句法平行性之四：有小句内的强制性要求。
- ▶ Polinsky (2005) 指出，在尤库他语，当宾语为第一、二人称代词时，必须用逆动式。而汉语当宾语为代词且动词后有介词短语时也必须用把字句，例如：

- (12) a. 把它放在桌子上
a'. *放它在桌子上
b. 把书放在桌子上
b'. ? 放书在桌子上

- ▶ Craig (1977) 也指出，由于哈卡尔特克语 (Jacaltec) 的句法中枢 (syntactic pivot) 是通格论元，所以，作格句的作格论元在分裂 (cleft) 句、问句以及关系化时，必须逆动化为通格 (黑体)，动词同时带逆动标记 *-ni*，
- ▶ 例如 (Craig 1977: 213) (又见Ordonez 1995: 334-5)

(13) a. Ha' naj x-ø-'il-ni ix
 CLEFT CL/he ASP-3SG. ABS-see-AP CL/she
 分裂式 小句/他 体-3 单-通格-看见-逆动 小句/她
 'It was him that saw her.' (*It is him that she saw.) (是他看见的她)

b. Mac x-ø-'il-ni ix
 WH ASP-3SG. ABS-see-AP CL/she
 WH 疑问词 体-3 单-通格-看见-逆动 小句/她
 'Who saw her?' (*Whom did she see) (谁看见了她)

c. W-ohtaj naj x-ø-'il-ni ix
 1SG. ERG -know Cl/he ASP-3SG. ABS-see-AP CL/she
 1 单-作格-知道 小句/他 体-3 单-通格-看见-逆动 小句/她
 'I know the man that saw her.' (*I know the man that she saw.)
 (我知道看见她的那个男人)

- ▶ 汉语与哈卡尔特克语有点类似的是，在对主动句的动词提问时，则必须用把字句，否则无法提问，例如对“张三打了李四”的动词提问，只能用（14b），不能用（14a）：

- (14) a. *张三怎么样了李四？
b. 张三把李四怎么样了？

- ▶ 这一点前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 ▶ 朱德熙（1982：118）指出，双宾语如果都指人，直接宾语只能用指人名词，不能用人称代词，因此，可以说：

c. 我们把你给小李

但不能说

d. *我们给小李你

- ▶ 汉语还有其它强制性使用的情况，比如，有保留宾语时等，不再赘述。
- ▶ 我们承认在强制性的具体要求上，汉语和其他的语言有一些差别，但这应该是正常的。实际上，Heath（1976）、Comrie（1978）、Cooreman（1994）、Polinsky（2005）都指出过，各语言之间触发逆动化的语义语篇因素可能并不相同。我们认为，虽然目前尚未找到一种共同遵守的功能动因，但强制性作为一种小句内部的机制却是存在的。这也说明句法变化是核心共性，触发这种变化的语义语篇因素可能因语言而异。

- ▶ 句法平行之五：有逆动化句法标记
- ▶ 作格语言的主动句在经过逆动化后，动词自身要带一个逆动化标记语缀。
- ▶ Bittner (1987) 指出，很多语言都有多个逆动化语缀，分别与不同语义的动词配合。比如WGE (West Greenlandic Eskimo) 有五个逆被动后缀，其中一个语音为零的零形式。

- ▶ 汉语的逆动化把字句，动词也有标记语，就是“给”。例如：
 - a. 我把大门给锁上了。
 - b. 那一老一少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
 - c. 大少爷怎么几乎把老爷给毒死。
 - d. 快着点吧，我一个人的大叔！别把点热气儿都给放了！

- ▶ 详细论证可见叶狂、潘海华（2014）把字句中“给”的句法性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5）：656-665。（1/2）

- ▶ 句法平行之六：动词有选择性
- ▶ Gerds & Hukari(2003)指出，他们对Halkomelem语的动词调查发现，一些静态动词和非作格不及物动词，不能带上-t构成及物动词，因此不能形成逆动式。
- ▶ Polinsky（2005）也指出，作格语言里，能构成主动-逆动的动词是有限制的，不是每一个动词都可以。
- ▶ 把字句不适用于静态动词。
- ▶ 汉语的把字句还不适用于弱动作性或完全无动作性动词。

下表小结

句法共性↵	句法个性↵	
	作格语言↵	汉语↵
作用于单及物句↵	用间接格或介词引导降格宾语；无位置变化；宾语多为名词短语↵	用“把”引导降格宾语，前置 于动词；不限于名词短语↵
作用于双及物句↵	双次要格；动词无限制↵	直宾和间宾都由介词引导；动 词有限制↵
作用于非宾格不及物动词句↵	为表达起始语义，主语的通格不变↵	为表达致使语义，无主句为常↵
有一定的句法强制性↵	结构原因；直接宾语为第一二人称；分 裂句、问句、关系化；↵	双及物句；直接宾语有人称代 词限制；遍称重叠式直宾限制、 “自己”作宾语，等；提问谓 词↵
动词有逆动化标记↵	多个显性标记；多语义、多功能↵	“给”；宾语前置标记↵
动词有选择性↵	排斥静态动词、非作格不及物动词↵	排斥弱动作性动词↵

语义平行性：四个方面

- ▶ 语义平行性之一：突出动词动作义。
- ▶ Dixon (1994: 146-7)、Dixon和Aikhenvald (2000: 9) 指出，逆动句降级了底层宾语论元，同时**凸显了底层主语论元**——主语指称对象作某一动作，且**聚焦于动作本身**。例如克奇语 (K'iche) (Campbell 2000: 266-7) :

a. K-∅-a-yoq'

ri a-na:n↵

ASP-3SG.ABS-2SG.ERG-mock the your-mother↵

'You mock your mother.'↵

b. K-at-yoq'-on

č-e:h

ri a-na:n↵

ASP-2SG.ABS-mock-AP to.3SG.POSS-GEN the your-mother↵

'You mock your mother.'↵

- ▶ 汉语把字句突出动词动作性这个特点，王力很早就发现了（王力1954：165）：“‘把’字所介绍者乃是一种‘做’的行为，是一种实施、执行(execution)，是一种处置”。《汉语史稿》（王力2004：483）又说：“处置式……由于宾语的提前，显示这是一种处置，一种达到目的的行为，语言就更有力量。‘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革命进行到底’，这种语句的力量不是一般的结构形式所能比拟的。”

- ▶ 需要说明的是，作格语言的逆动句突出谓词，是逆动化的正常结果，因为逆动化后，宾语失去了核心地位，不再是句子的焦点了，动词就成了句法结构上的自然焦点。虽然动词也许在线性位置上不一定位于句末，甚至有可能是句首。因为作格语言多数是SOV语序，有的还是VSO语序。但宾语的降级，让动词成了自然的信息焦点。
- ▶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作格语言并不是为了突出谓词，才采取逆动化。
- ▶ 汉语似乎不同，有时候是为了突出动词而专用把字句，这样就有处置义了。但这只限于王力所说的那一类，还有其它很多类并没有处置义，如：

- ▶ 他把钱包丢了。
- ▶ 那支小曲把他唱哭了。

- ▶ 语义平行性之二：描述重复事件，表示重复意义。
- ▶ Cooreman (1994: 57) 指出，查莫罗语用逆动式来描述重复事件 (iterative)，如：

(15) Man-galuti gue' ni ga'lago

AP hit ABS.3SG OBL dog

逆动 打 通格-3单 间接格 狗

‘He pounded on /repeatedly hit the dog.’

(他把狗打了一遍又一遍)

- ▶ 这种语义功能正好与把字句的一种复杂化形式相对应。例如，当动词后的补语是音节较少的数量结构时，把字句可以变换为主动宾句，但若音节很多时，就不能，例如：

(16) a. 他把书读了三遍 → 他读了三遍书
b. 他把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 *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书

- ▶ 实际上，音节只是表面现象。我们认为（16a、b）的核心区别在语义上：（16a）只是说一个确定量，而（16b）的“一遍又一遍”主要表达重复事件，当然同时也表示多量。

- ▶ 汉语用把字句表示重复事件/意义非常便捷，主动宾句要用拷贝形式才行，如（16a）用主动句必须说成“？他读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如此，还是没有用把字句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表达重复事件/意义是把字句的基本功能之一。试对比：

- (17) a.*他刷了又刷衣服
a'.? 他来回地刷衣服
b.他把衣服刷了又刷
b'.他把衣服来回地刷

- ▶ 语义平行性之三：表达持续义。
- ▶ Cooreman (1994: 57-8) 指出，在卡尔卡塔古语和瓦格梅语 (Wargamay) 中，用在主句的逆动态表示延续一段时间的活动。查莫罗、瓦荣古语 (Warrungu)、哈卡尔特克语等的逆动句通常会隐含持续 (durative) 义。如查莫罗语

(18) a. Hu-mantieni i banku

ERG.1SG-grasp the bench

作格-1 单-抓住 冠词 凳子

‘I grasped the bench.’ (我抓住了凳子)

b. Man-mantieni yo’ nu i banku

AP-grasp 1SG.ABS OBL the bench

逆动-抓住 1 单-通格 间接格 冠词 凳子

‘I held on to the bench.’ (我把凳子抓得紧紧的)

- ▶ 汉语也有类似情况。比如用“V着”的把字句，在表示动作持续意义方面比主动句更明显，“把碗端着”表示动作的持续，而“端着碗”表示状态的持续。在连动式中，主动式带“着”，以表示伴随状态或背景信息为主，而把字句带“着”却可以表示前景信息，试比较：

- (19) a. 他把头侧着去看觉民，……（巴金《家》）
b. 他侧着头去看觉民，……

- ▶ 语义平行性之四：逆动化后的旁格宾语话题性低。
- ▶ 就话题性而言，Cooreman（1994：67-68）和 Givon（2001：169）都指出，逆动句是对宾语的一种去话题化操作（detopicalisation），逆动化后的旁格宾语没有主语的话题性强。Cooreman还指出，查莫罗语的宾语在逆动化后话题性低、指称延续性更低。耐兹派尔斯语（Nez Perce）、瓦荣古语也类似，逆动化后的宾语在语篇的延续性和重要性方面都比较差。

▶ 把字句的情形与此类似，把后NP的话题延续性远没有主语强。把字句后续句以主语为延续话题的占多数，以把后NP为话题的占少数。我们以老舍《骆驼祥子》前两章为语料，做了小范围统计。

- 两章共有 $16+13=29$ 个把字句，
- 10例为没有后续句或转换话题，
- 以把字句主语为话题的有 $9+7=16$ 例，
- 以把后NP为话题的只有3例，其中一例是零形回指形式（20a），两例是以框根形式的话题延续（参看廖秋忠1985）（20b、c）：

(20) a. 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 \emptyset 只要硬棒就好。

（第一章）

b. 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同上）

c. 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第二章）

- ▶ Liu (2007) 以250个把字句、159个主动句、47个宾语前置句（即话题句）为对比数据，得出的话题性排序是：
 - 前置宾语 > 主动句主语 > 把后宾语
- ▶ 这一结论也证明把后NP的话题性变差了。

- ▶ 以上从十个方面比较了汉语把字句与被动句的相似性，其中句法方面是核心共性，语义方面是辅助性证据。
- ▶ 应该说，这十个相似点能够说明把字句与被动句具有平行性，是同一种句法操作，或者说，把字句就是被动句，属于语态现象。

三、把后NP有施事主语吗

- ▶ 学界公认把后NP多为动词的宾语，但也指出，有些把后NP为动词的施事主语。这样，把字句的句法派生就不同质了，即多数是宾语，但也有主语的情况。
- ▶ 我们归纳出学界提及的三类施事主语句：
 - 把NP+不及物动词， 如：把犯人跑了
 - 把NP+粘合式动结式， 如：把妈妈急哭了
 - 把NP+组合式动结式， 如：把孩子们饿得真哭

- ▶ 我们的观点是这些所谓的“施事主语”其实都是动词或动结式的宾语，或者说在论元结构里处于宾语的位置

3.1 把NP+不及物动词

- ▶ 朱德熙（1982：187-188及脚注）指出，有些把后NP是施事主语，例如“别把犯人跑了”，去掉“把”剩下的为施事主语句。沈阳（1997：403）和蒋绍愚（1997：298，303）也举出了类似的例子：

(22) a. 把老伴死了

把孩子病了

b. 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

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

- ▶ 可以出现在上述把字句的动词都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按照传统分析，这些词前面的NP只能是主语，不可能是宾语

- ▶ 我们认为恰恰相反。按照非宾格假说（Perlmutter 1978, Perlmutter & Postal 1984, Burzio 1986）,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3）：

S结构：NP V

D结构：非宾格动词： ____ V NP

非作格动词： NP V

Hale & Keyser (2002)

- ▶ 汉语的不及物动词也可划分为非作格和非宾格两种，比如“跳、唱、哭”是非作格，“醒、跌、塌”是非宾格。

- ▶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动词具有两重性，在一种句式里是非作格，但在另一种句式里则是非宾格，先以英语的slide, jump为例，这两个动词的典型用法是非作格，但也有非宾格的用法：

(23)

a. Joe slid into the third base (非作格)

b. The wheels slid on the ice (非宾格)

c. Henry suddenly jumped over the fence
(非作格)

d. The unemployment rate suddenly jumped in July
(非宾格)

- ▶ 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具有两重性的动词并不会威胁到非宾格与非作格的划分，反倒是非宾格假说帮助我们发现了这种句法语义的复杂对应关系。

- ▶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再来看看上述动词。“丢、死”等都是典型的非宾格动词，表示非自主的状态变化，其表层主语实际是深层受事宾语，移位到主语位置形成“人丢了”等，这与“把”作用于动词宾语然后前置的操作过程完全一致，因此，“把”就可以直接加在主语上，形成“把个人丢了”等句子。
- ▶ 朱德熙（1982：188）指出，与把字句最密切相关的是受事主语句，其原因就是在此。这也充分说明上一节句法共性之三的观察是正确的

- ▶ 我们认为“病、跑”具有两重性。
- ▶ 从历事、施事自主的角度来看，它们的语义是持续的，对应于“孩子已经病了三天”、“他正在路上跑”等句子，是“病₁”，“跑₁”，为非作格；
- ▶ 从主事、受事非自主角度分析，它们的语义是非持续的，表示状态变化，对应于“孩子病了”、“犯人跑了”等句子，是“病₂”，“跑₂”，为非宾格。
- ▶ 我们认为“把孩子病了”，“把犯人跑了”正是非宾格动词“病₂”、“跑₂”的用法，不是非作格动词“病₁”、“跑₁”的用法，因为不能说“*把孩子病了三天”，“*把犯人跑了三天”。

- ▶ 并不是每一个非宾格动词都与把字句兼容，“*把个学生醒了”，就不可以。我们猜测这是一种语义限制，如朱德熙（1982：187）就曾指出能出现在把字句的不及物动词多表示消失意义。

3.2 把NP + 动结式结构

- ▶ 首先看粘合式动结式。
- ▶ 沈阳（1997：403）举了一些动词为动结式的把字句：

(24) a. 把妈妈急哭了 a' .妈妈急哭了
 b. 把伙计们都累跑了 b' .伙计们都累跑了

- ▶ 类似的还有“咳嗽醒、走大、病倒、乐疯、打通、踢破、赶走”等。这些句子如果去掉“把”，留下来的a'、b'都能够成句。多数学者认为，在这些句子中，把后NP就是施事主语，不是宾语。

我们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

- ▶ 第一，（24a, b）有致使义，而（24a' , b' ）没有致使义（参见陶红印、张伯江2000：436的分析），这说明a, b与a' , b'两类句式之间不存在转换关系。
- ▶ 第二，象（24a, b）一类的句子应该可以补出主语，如“这个消息把妈妈急哭了”。按照“施事主语”说，这个句子变换为主动句应该是“*妈妈急哭了这个消息”，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 ▶ 所以，我们认为，象（24a, b）这样的把字句正确的来源就是：

某事或某人急哭了妈妈、累跑了伙计们。

- ▶ 这种把字句在句法里必然有自己的主语，语义角色为致事（Causer）。也就是说，把后NP在动结式的论元结构里处于宾语位置，语义角色是役事（Causee），正好是“把”作用的对象。

- ▶ 再看组合式动结式。沈阳（1997：403）和 Sybesma（1999：157）举出了不少带“得”的施事主语例句，这里只列出三个：

(25) a. 把孩子们饿得直哭

b. 把弟弟乐得跳了起来（沈阳，4C、6C）

(26) a. 那个女孩把张三哭得念不下那本书

b. *那个女孩把那本书哭得张三念不下
（Sybesma, 例70）

- ▶ 多数学者认为，以上例句中的把后NP也是施事主语，也就是说，是V得后小句的主语，如（26）所示。当然，学界还有另外的观点，例如：
- ▶ 李临定（1984）的观点是认为得后NP为整个“V得+结果小句”的宾语，只不过放在得后的位置。Huang（1992）认为是Control结构，
- ▶ Gu和Pan（2001）认为是ECM结构。

- ▶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发现，“V得+小句”共有以下4类（A表示施事主语，Vt、Vi分别表示及物、不及物动词，S表示非施事主语）：

1) A+Vt 得+宾语+结果小句；

张三打得李四我们都看不了眼了

2) A+Vt/i 得+结果小句；

张三唱得我们受不了

3) A+Vi 得+程度小句；

张三高傲/玩/病/兴奋/严肃/得我们受不了

4) S+V得+结果小句；

三千米跑得我大汗淋漓 (S与V有动宾关系)


一个黑影吓得我一哆嗦 (S与V无动宾关系)

- ▶ 第（3）类带程度补语（Gu & Pan 2001），不能变换为把字句。
- ▶ 第（1）类动词必须为及物动词，且带有自己的宾语，可以形成把字句，不需讨论。
- ▶ 第（2）、（4）类动词及物不及物都可以，但没有带自己的宾语。如（2）（4）类的句子并不是“*张三打/唱/我们”，但也可变换成把字句，为什么？
- ▶ 我们的观点是：这两类句子是一个提升结构（subject-to-object raising construction），其句法语义结构为

| 主语_{致事 (Causer)} + V 得 + 宾语_{役事 (Causee)} + [主语 + VP]_{结果小句} ←



主语_{致事} + 把 宾语_{役事} + V 得 + 宾语_{役事} + [主语 + VP]_{结果小句} ←



- ▶ 张伯江（2014）另举出一例，认为有的把字句的句法变化是针对主语的，例如：

a. 把你怕成那样？

- ▶ 我们认为“你”是复杂形式“怕成这样”的底层历事宾语，不是“怕”的历事主语，因为汉语的“怕”单独作谓语时，与英语的fear相同，只能带一个主格历事（nominative experiencer）（Landau 2009: 6, Cheung & Larson 2015: 129），而当“怕”与其它成分组成一个复杂形式时，如“怕死”，才可以带一个宾格历事（accusative experiencer），相当于英语的frighten.

试对比：

- a. I fear the winter in Moscow.
- a'. *I frighten the winter in Moscow.
- b. The winter in Moscow frightens me.
- b'. *The winter in Moscow fears me.
- a. 我怕恐怖故事。
- a'. *把我怕恐怖故事
- a''. *恐怖故事怕我。
- b. 那个恐怖故事怕死我了。
- b'. 那个恐怖故事把我怕死了。

从句法结构上讲，我们的观点其实也很明确：就是“把”后NP绝不可能是原来位于vP-Spec的施事或历事主语。

- ▶ 总之，把后NP看似是施事主语的情况，实际上都是受事/役事宾语，正是“把”操作的对象。因此，把字句的句法派生是同质的，就是对动词的直接宾语进行降级或隐现操作，使其成为间接宾语，与作格语言逆动化操作的对象是底层宾语完全一致。

四、把字句是高及物性句吗

- ▶ Heath (1976)、Dixon (1994)、Cooreman (1994)、Polinsky (2005)、Aldridge (2012) 等都指出，在作格语言的作格句中，动词对宾语的影响度高，而逆动化后，动词对旁格宾语的影响是间接的，影响度低。
- ▶ 汉语把字句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因为一直以来就有把字句是高及物性的说法，动词对宾语的影响比在主动句更高，主要理论依据是Hopper和Thompson (1980)。

- ▶ 高及物性说是从把字句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来判定把字句的句法性质。
- ▶ 认为把字句是高及物性句式的最早可见于 Thompson (1973)、Hopper & Thompson (1980: 274-5)。之后, 孙朝奋 (Sun 1996)、张伯江 (2000)、张伯江 (2014) 等进一步支持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 ▶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针对整个句子的, 不是针对动词的, 而我们关注的是动词的及物性, 因此, 相关的讨论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 ▶ 首先，从Hopper和Thompson所列的对比标准来判断，假如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们说的高及物性、高影响性就是指受事宾语自身的特点，不是指动词的论元结构或动宾关系。如果宾语是有定、个体的（individuation），那么，小句的及物性就高，否则，及物性就低。与动词的及物性无关。例如：

(27) a. I drank up the milk
b. I drank some of the milk

- ▶ 如果我们只从句法上观察动词，就会发现a句中的drink其实是不及物的，因为其后带介词up，b句的drink则是及物的
- ▶ 也就是说，不及物动词小句比及物的及物性还要高。

- ▶ 其次，针对同一动词、同一句式，按照Hopper和Thompson的观点，也会得出及物性有高有低的差别。例如，按照他们的分析，下面两个句子的及物性不同（Hopper & Thompson 1980：253）：

(28) a. Fritz drank the beer
b. Fritz drank some beer

- ▶ 这两个句子的动词完全一样，句式也完全相同，都有一个及物动词

- ▶ 运用上面的论证方法分析汉语，可以得出下面两个句子的及物性不同，虽然动词都是“喝”，句式也相同，即都带一个直接宾语：

(29) a.他喝了汤了
b.他喝了那碗汤了

- ▶ (29b) 的及物性高于 (29a)
- ▶ 沈家煊 (2002: 387) 援引戴浩一 (Tai 1984) 和孙朝奋 (1996) 的观点，指出 (30b) 的及物性高于 (30a)，证据就是 (30a'、b') 的对立。张伯江 (2001: 520) 也赞成这一分析。

(30) a.他喝了汤了
b.他把汤喝了
a' .他喝了汤了，可是没喝完
b' *他把汤喝了，但是没喝完

- ▶ 综合（29）和（30），我们会得出（29b）和（30b）两个句子的及物性一样，都是高及物性的，重新列为（31）：

（31） a.他喝了那碗汤了

b.他把（那碗）汤喝了

- ▶ 虽然（31b）派生于（31a），句式不同，但两个句子的及物性却相同，都是高及物性的。
- ▶ 这样，我们就难以观察这两个句子的差别，虽然一个带直接宾语，一个带把字宾语，或称间接宾语。

- ▶ 按照论元结构理论（Grimshaw 1990, Hale & Keyser 1993, 2002），以及逆动态理论，及物性是针对动词的。我们知道，宾语如果由旁格来实现，就意味着动词失去了直接宾语，就是去及物化；失去了及物性，当然就不会有高及物性了。

▶ 那么该如何解释 (30) 中的语义对立呢？

(30)a' .他喝了汤了，可是没喝完

b' .*他把汤喝了，但是没喝完

- ▶ 我们初步认为所谓的完全受影响义并不是纯粹的语法意义，而是一种世界知识、语用和句法混合产生的临时浮现意义。
- ▶ 这种意义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我们对“喝汤”的世界知识或常识，吃饭喝的“汤”通常情况下容易喝完；二是“汤”在动词前，作有定解读，属于语用上的已知信息；三是“了”在句末，可能是“了1”和“了2”的综合体，既表示动作实现，也表示事件整体完成，这是句法上的。三者综合就会理解出“喝完”的语义。

- ▶ 如果某个方面有所改变，则这种语义解读会遇到障碍甚至不再存在。比如“他把汤喝了一半”，这时，“了”在句中，只能作“了1”解读，即实现体，不能有完整体解读，因此，整句话就不再有“喝完汤”的浮现意义。
- ▶ 这种浮现义可以取消，比如“他把汤几乎全喝了”，“几乎”就取消了“喝完”这一解读，即使上述三个条件都满足。
- ▶ 另外，“（昨天）他把书看了”，个人语感也很难得出“把整本书都看完了”的语义解读。原因是常识告诉我们“看完一本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例如可以说“昨天他把书看了，可是只看了前三章”。
- ▶ 这样看来，“完全受影响”并不是把字句恒定的语法意义，而是一种偶然的浮现义。

五、把字句与被动句的信息结构差异

- ▶ 把字句与被动句旁格宾语在有定性与个体性方面存在着对立：
- ▶ 把后NP通常为有定的、个体性的，
- ▶ 而被动宾语常常为无定的、非个体性的，
- ▶ 这怎么解释？

- ▶ 实际上，这一对立必须结合两种语言的信息结构安排来分析。Kalmár (1979: 127) 就指出，爱斯基摩语有一个信息结构特点：当宾语为新信息时，用无定NP表示，句式采用逆动句，当其为旧信息时，用有定NP表示，句式采用作格句。这其实是作格语言信息结构安排的普遍规律

- ▶ 汉语正好相反。按照正常的信息结构，当宾语为新信息时，用无定NP，置于句末，句式采用主动句；当其为旧信息时，用有定NP，置于动词前，句式倾向于用把字句。
- ▶ 英语没有类似有倾向性的信息安排规律，宾语不论是无定还是有定一般置于句末，句式也是主动句。
- ▶ 所以英汉对比，特点不明显。

- ▶ 如果以宾语作为常量来考察句式，汉语与作格语言可以形成如下格局

| 无定宾语

汉语主动句

作格语言逆动句

有定宾语↵

作格语言作格句↵

汉语把字句↵

- ▶ 这个格局可以从下面两种平行性来观察：纵向平行、横向平行。
- ▶ 先说纵向的。如果纵向平行成立的话，那么汉语主动句平行于作格语言逆动句，作格语言作格句平行于汉语把字句。
- ▶ 这样，宾语就有一致的倾向性：要么都是无定，要么都是有定。

- ▶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这也未尝不可。不幸的是，这种平行性会产生一个后果：因为作格句是作格语言的基本句式、基本语序，按照平行性原则，那么，汉语把字句也应该是基本句式、基本语序。我们知道多数作格语言的基本语序是SOV（有少数为VSO），那么，汉语的基本语序就应该是SOV。
- ▶ 但是，这一结论多数人不认可，大家早就认为汉语的基本语序是SVO。也就是说，纵向平行不成立。

- ▶ 那么，横向平行呢？
- ▶ 汉语的主动句平行于作格语言作格句，分别为两种语言的基本句式，但是，宾语的特点则相反：
- ▶ 汉语把字句平行于作格语言逆动句，分别为两种语言的派生句式，旁格宾语的特点也相反。

- ▶ 结合句式变化观察，这种平行性应该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两种语言两种句式的宾语形成了一种交叉对称的格局。
- ▶ 实际上，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汉语把字句与作格语言逆动句都是派生句式，但触发这两种派生句式的语用因素——信息结构安排恰好相反。这也是对句法平行性之四最好的补充。

小结

- ▶ 我们一共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把字句与逆动态的平行性：
 - 第一，句法语义上的十种平行性表现。
 - 第二，重新认识把字句的派生特点：都是直接宾语
 - 第三，以动词为中心的分析与以小句为中心的分析的区别
 - 第四，把后NP与逆动句宾语的有定无定对立问题。
- ▶ 结论：把字句就是汉语的逆动态。

- ▶ 总之，以往把字句的研究，不论是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还是生成语法，不论是（主观）处置说、致使说，都只能针对部分语料，解释力有限。
- ▶ 我们从跨语言的视角，发现把字句平行于作格语言的逆动句，是语态现象。这样，不但统一解释了把字句的句法规律，同时覆盖了尽可能多的语料。更有意义的是，把字句因此也纳入了语言共性的行列。
- ▶ 这一研究模式，既是对把字句语法性质的全新认识，也是对把字句语言地位的重新定位，对把字句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希望是一个正确的尝试。

六、把字句的统一生成

覆盖所有句式

I. 单及物动词类，如：

- a. 张三把衣服洗了。（普通处置式）
- b. 张三把头一甩。（“一V”式）
- c. 我们把这个问题研究研究。（动词重叠式）
- d. 张三把手绢洗一洗。（“V—V”式）

II. 非宾格不及物动词类，如：

- a. 把父亲死了。
- b. 监狱把犯人跑了。

III. 动补结构类，如：

- a. 张三把手绢哭湿了。（粘合式动结式）
- b. 这瓶酒把张三喝醉了。（致使类）

IV. 动后带各种短语类，如：

- a. 张三把衣服洗了三件。（保留宾语类）
- b. 张三把衣服放进了衣柜里。（介词短语类）
- c. 张三把纸团成了一团（语义虚化类）
- d. 张三把衣服洗了三遍。（动量短语类）
- e. 学校把他免了职。（离合词类）

V. 双宾结构类，如：

- a. 张三把一件礼物给了李四。（给予类）
- b. 张三把李四抢了一百元钱。（索取类）

▶ VI. “V得”类，如：

- a. 他把我气得不想写信了。（V为及物动词）
- b. 这个蹦床把张三跳得汗流浃背。（V为不及物动词）

VII. 形式动词类，如：

- a. 他把两次的水加以比较。（CCL）
- b. 他又重新考虑把这段话作了改写。（CCL）

VIII. 边缘类（施春宏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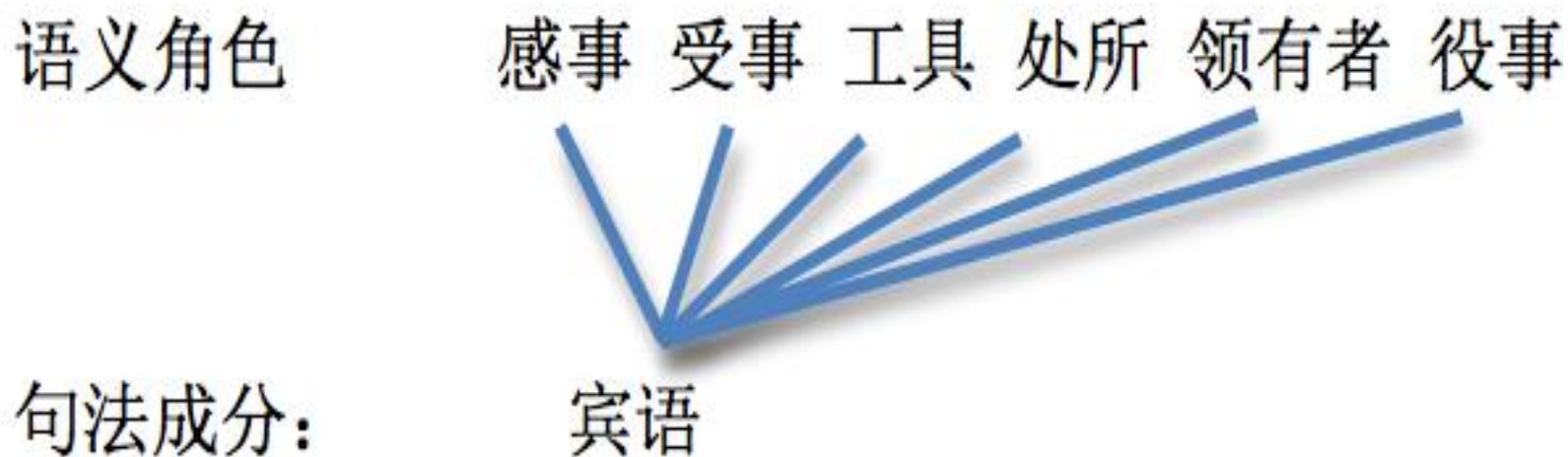
- a. 他把池塘下了毒。
- b. 他把山上种了树。

- ▶ 我们先从消极的角度观察，看逆动化形成的把字句不针对什么。
- ▶ 我们认为把字句是一种派生句式，这种句法不是针对施事主语、历事主语的句法操作，也不针对作非论元的句法成分，如工具、处所、领有者，等，也不会针对致使句式的致事（causer）。
- ▶ 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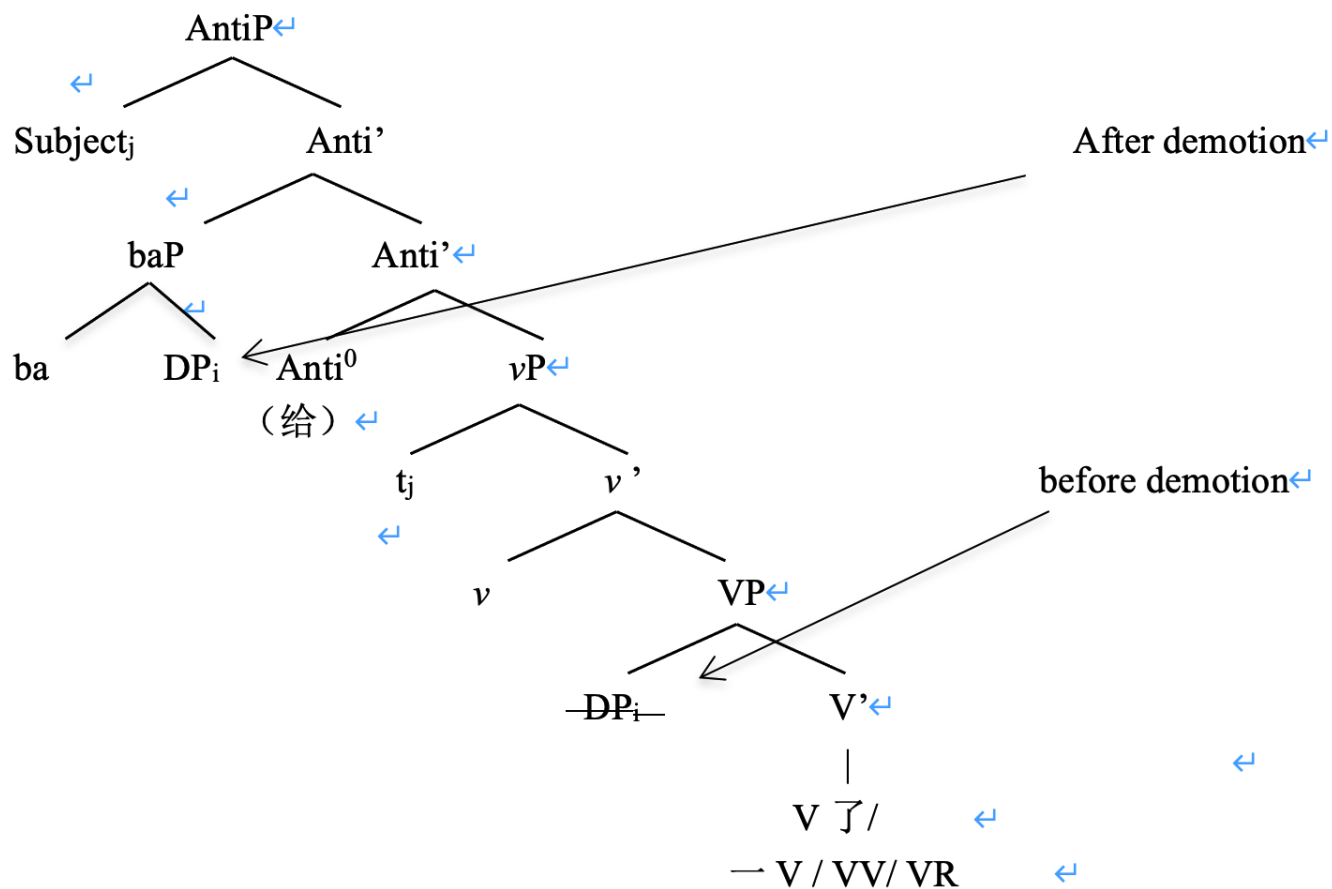
- (34) a. 张三画好了一幅画。
b. 我忌妒你们。
c. 张三用毛笔画好了一幅画。
d. 张三在火车上卖了一幅画。
e. 张三借了王五（的）一幅画。
f. 张三气坏了李四。

- a'. *把张三画好了一幅画。
b'. *把我忌妒你们。
c'. *张三把毛笔画好了一幅画。
d'. *张三把火车上卖了一幅画。
e'. *张三把王五借了一幅画。
f'. *把张三气坏了李四。

- 其次，从积极的角度观察，逆动化把字句是针对及物句论元结构中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不管这个宾语是由什么样的语义角色担任的，图示如下：



统一的生成结构图



补充说明

- ▶ 一是逆动化属于功能范畴，其核心是功能核心，既不赋格也不赋题元角色。整个句式最终得到一个逆动化句式。
- ▶ 把NP属于附加语性质，因此会在AntiP的附加语Anti'位置生成。
- ▶ 忽略TP这一层结构，也不讨论汉语有没有TP、汉语有没有限定性的问题，相关讨论可见Hu et al. (2001)。

- ▶ 二是该NP首先要由V赋予题元角色，得到语义解读，因此该NP要受V影响；
- ▶ 三是该NP不再从V处得到句法地位指认（即“宾格”），因为降级意味着V不能再给它赋宾格，该NP的格是由介词“把”赋予的。或者换个角度看，逆动化会让V失去指认宾语能力（赋宾格能力），因此原来的直接宾语必须离位，由介词“把”给它赋格。
- ▶ 四是这里主要采用最简方案的复制、合并、之后删除一个拷贝的生成方式（Chomsky1995、2001）

6.1 非宾格不及物动词把字句

a. 张三把父亲死了。

b. 监狱把犯人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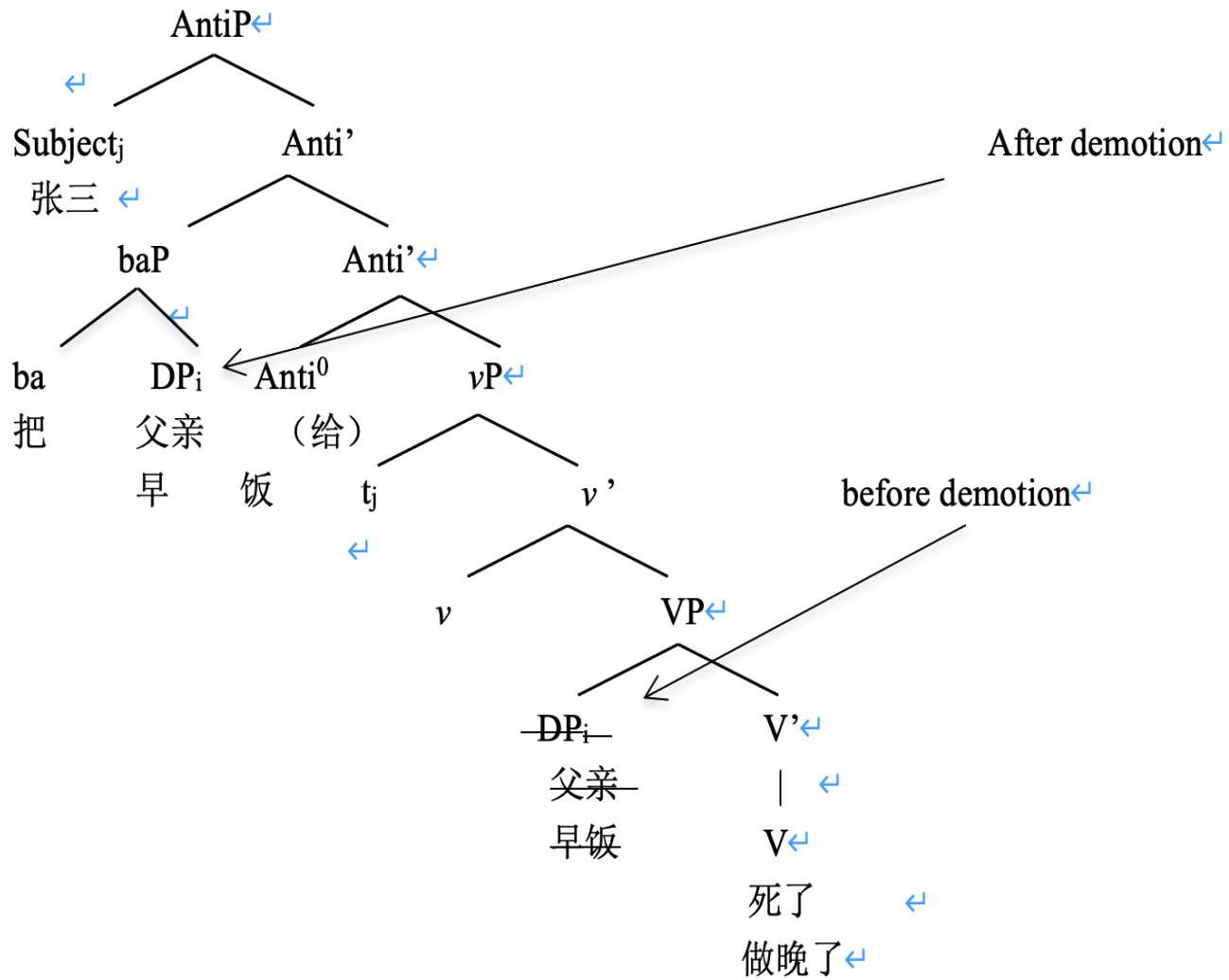
包括表消极语义的不及物动结式把字句（袁毓林2012）、表偏离义的动结式（陆俭明1990）：

a. 妈妈把早饭做晚了。 早饭做晚了。 *妈妈做晚了早饭。

b. 张三把衣服买大了。 衣服买大了。 *张三买大了衣服。

▶ 注：这一类句式的底层宾语必须离位，带有强制性，移到主语位置、话题化、焦点化等。

▶ 或接受逆动化操作。



6.2 保留宾语把字句

- a. 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 b. 把桌子锯了腿。
- c. 把书撕了封面。
- d. 把他开除了学籍。

- ▶ 保留宾语 (retained object) 把字句，前人已经作了不少研究，比如吕叔湘 (1948、1965)、王志 (1984)、李临定 (1990)、徐杰 (2001)、张庆文和邓思颖 (2011)、熊仲儒 (2015)、玄玥 (2017a, b) 等。我们的观点与前人不同。

- ▶ 第一，保留宾语最自然的形式是光杆名词，不带任何修饰语。
- ▶ 第二，不能出现有定标记“这”，因此保留宾语不能是有定DP。玄玥（2017）指出保留宾语多数情况都是无指无定的，将定指标记加在保留宾语上测试，句子都不合格。我们的语感也是如此，例如（引自玄玥2017a）：

*张三把橘子剥了这块皮

*李四把纸门踢了那个洞。

*他们简直把下流当那种有趣

*他把那篮苹果吃了那八个。

▶ 第三，保留宾语可以是数量短语，如（38），但不能带从句修饰语，如（39）：

a. 张三把橘子剥了一层皮。

b. 李四把纸门踢了两个洞。

c. *他把水浇了这束昨天从花店买来的玫瑰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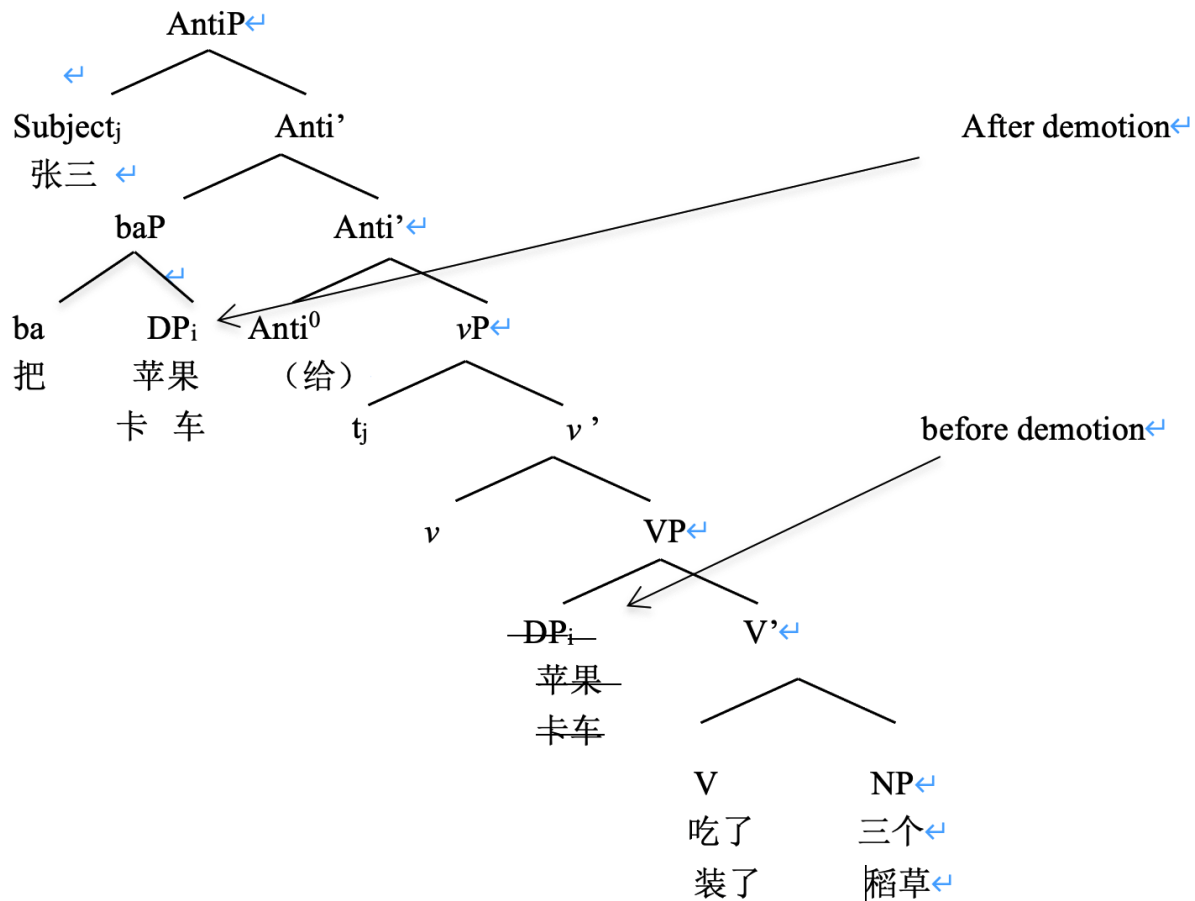
对比：他把这束昨天从花店买来的玫瑰花浇了水。

d. *他把墙上刷了这桶从淘宝网购的华润漆。

对比：他把这桶从淘宝网购的华润漆刷了墙。

- ▶ 以上特点揭示出“把”后VO结构主要用来表达一种动作行为。
- ▶ 这类结构与Massam（2001）所讲的“准名词并入”（pseudo noun incorporation, PNI）结构非常相似（Massam2001: 158），并入的NP可带修饰语、带伴随格、通格、虚拟语标记（PP160）
- ▶ 吕叔湘（1948）认为把字句中的保留宾语“跟动词结合成一个熟语，已经可以当作一个复合的动词看”。

- a. 张三把苹果吃了三个。
- b. 张三把卡车装了稻草。



6.3 带各类短语的“句法词”类把字句

a. 张三把衣服放进了衣柜里。（介词短语类）

b. 张三把纸团成了一团。（语义虚化类）

- ▶ 我们这里所说的“句法词”指词库中没有的词，但在句法里却是以词的形式出现的，如：按向、放在、团成，既有动趋式，也有动结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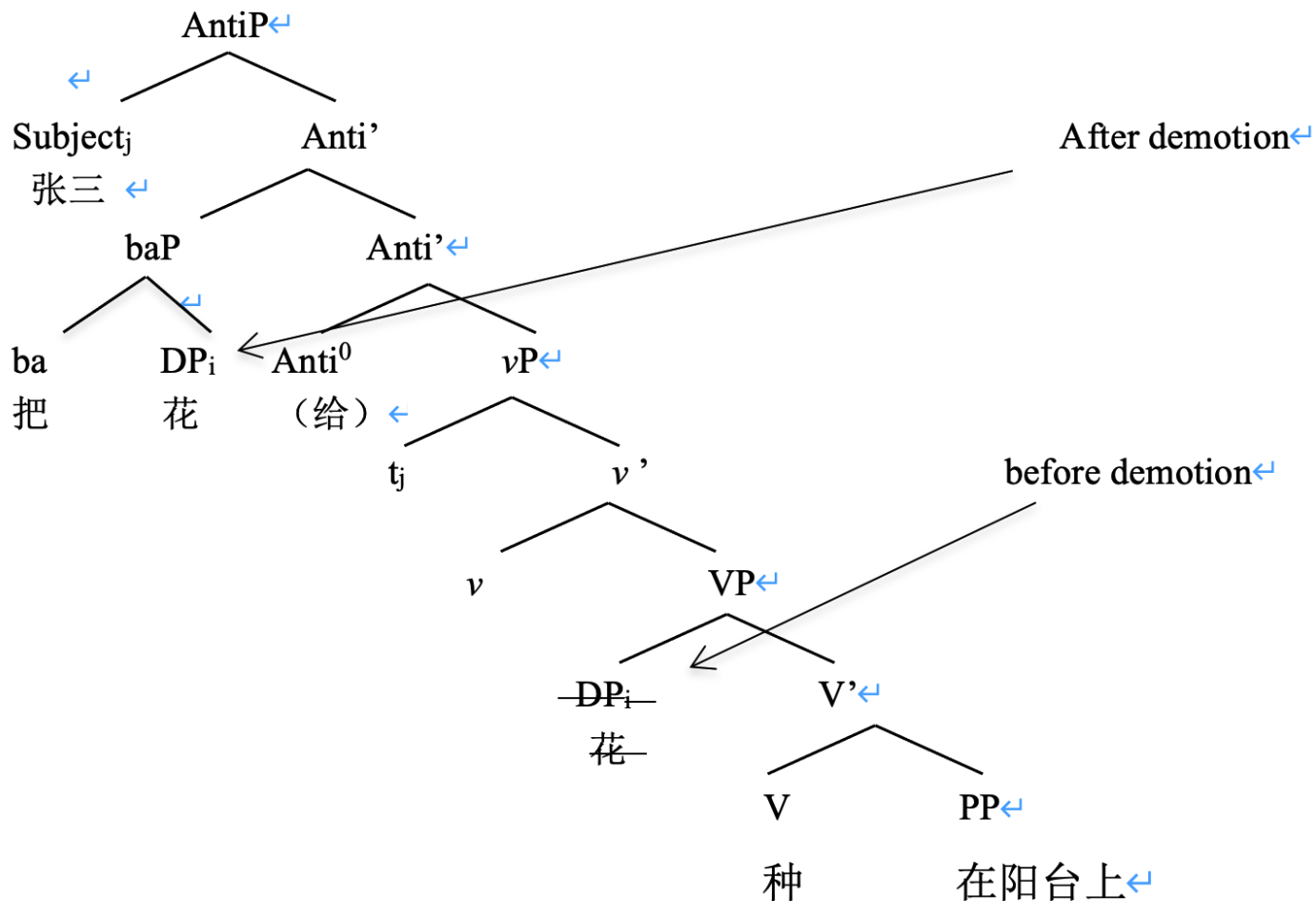
- ▶ 我们认为就句末附加语而言，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这样一个跨语言参数，如下所示。正是由于这个参数变异，使得汉语的附加语（adjunct）不能在句末独立存在，因此介词短语等必须要与动词发生并入，融合为一个临时生成的句法词，从而改变了整个短语的性质，由附加语性质变成了补足语性质。
- ▶ 附加语参数：英语 [+句末附加语]，汉语 [-句末附加语]

- ▶ 有学者举例“他放一本书在桌子上”，认为汉语其实并没有这种句末介词限制，不存在英汉语的参数差异。
- ▶ 我们认为这一个例完全是受英语的影响，是孤例。换一个动词、换一种宾语，马上就不合格了，如：
*扔一本书在桌子上。*放书在桌子上。换一个介词，一样不合格，如“*放一本书往桌子上”。我们坚持汉语和英语存在参数差异：汉英两种语言差异非常清楚，英语的介词短语倾向于后置，例如：
 - a. Pat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 b. The fly buzzed into the room.

- ▶ 把字句句末的介词短语以及一些语义虚化的词如“向、作、成、到”等引导的短语，都是补足语性的
- ▶ 一个直接证据就是其中的介词等都必须与动词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临时的“句法词”，如“引向、看作、团成、提高到”，“了”要出现于句法词之后。不论这种句法词是通过并入（incorporation）还是重新分析形成的，句法词的在线生成，足以证明两种短语都是补足语，不是附加语。
- ▶ a. 把汉语教育引向（了）新方向。
- ▶ b. 他把纸团成（了）一团。
- ▶ c. 把你看作（了）绊脚石。
- ▶ d. 把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a. 张三把花种在阳台上。

b. 张三把一类问题转化成另一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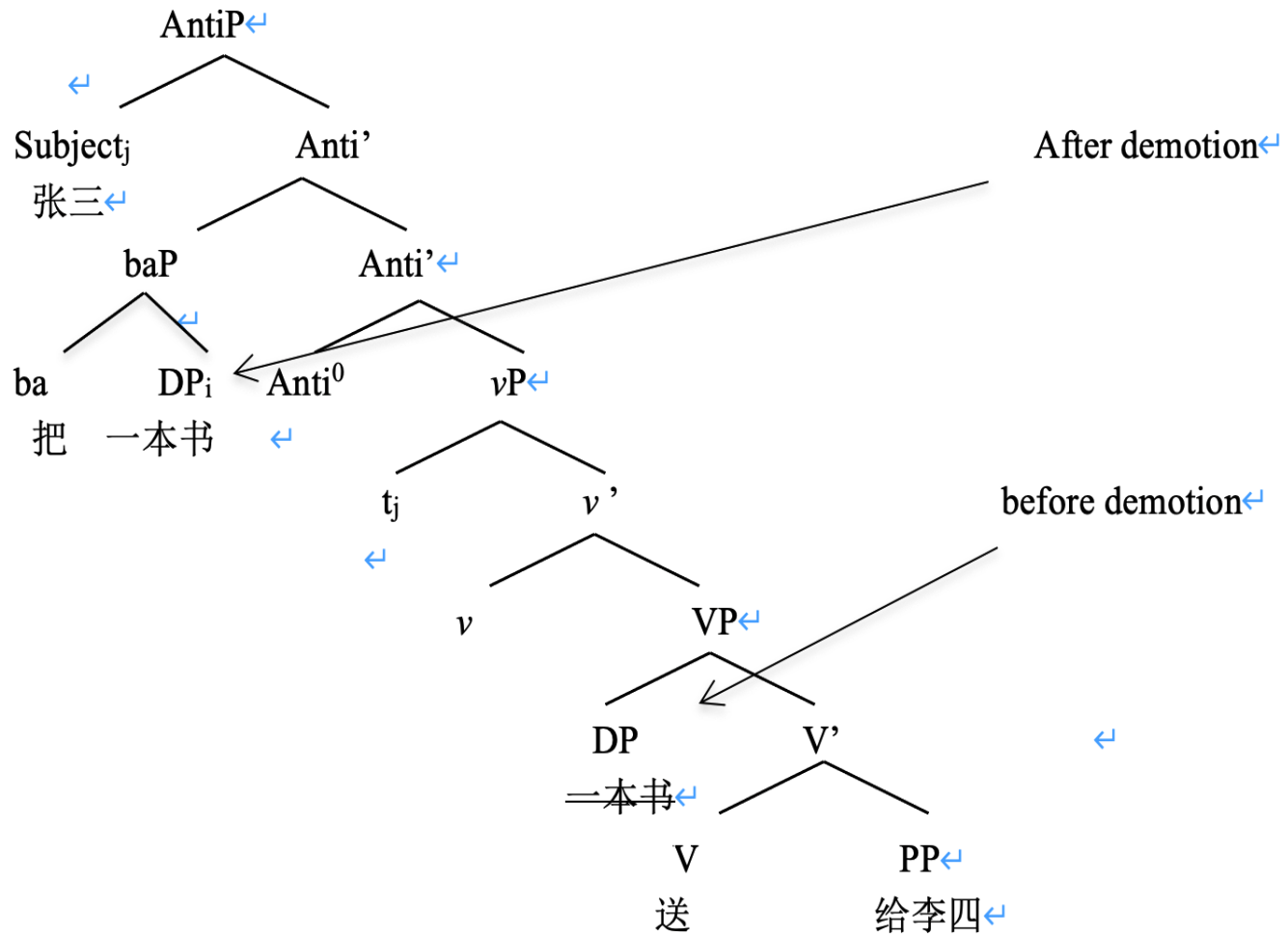


6.4 双宾结构把字句

- a. 张三把一本书送（给）了李四。
- b. 交警把李四扣了6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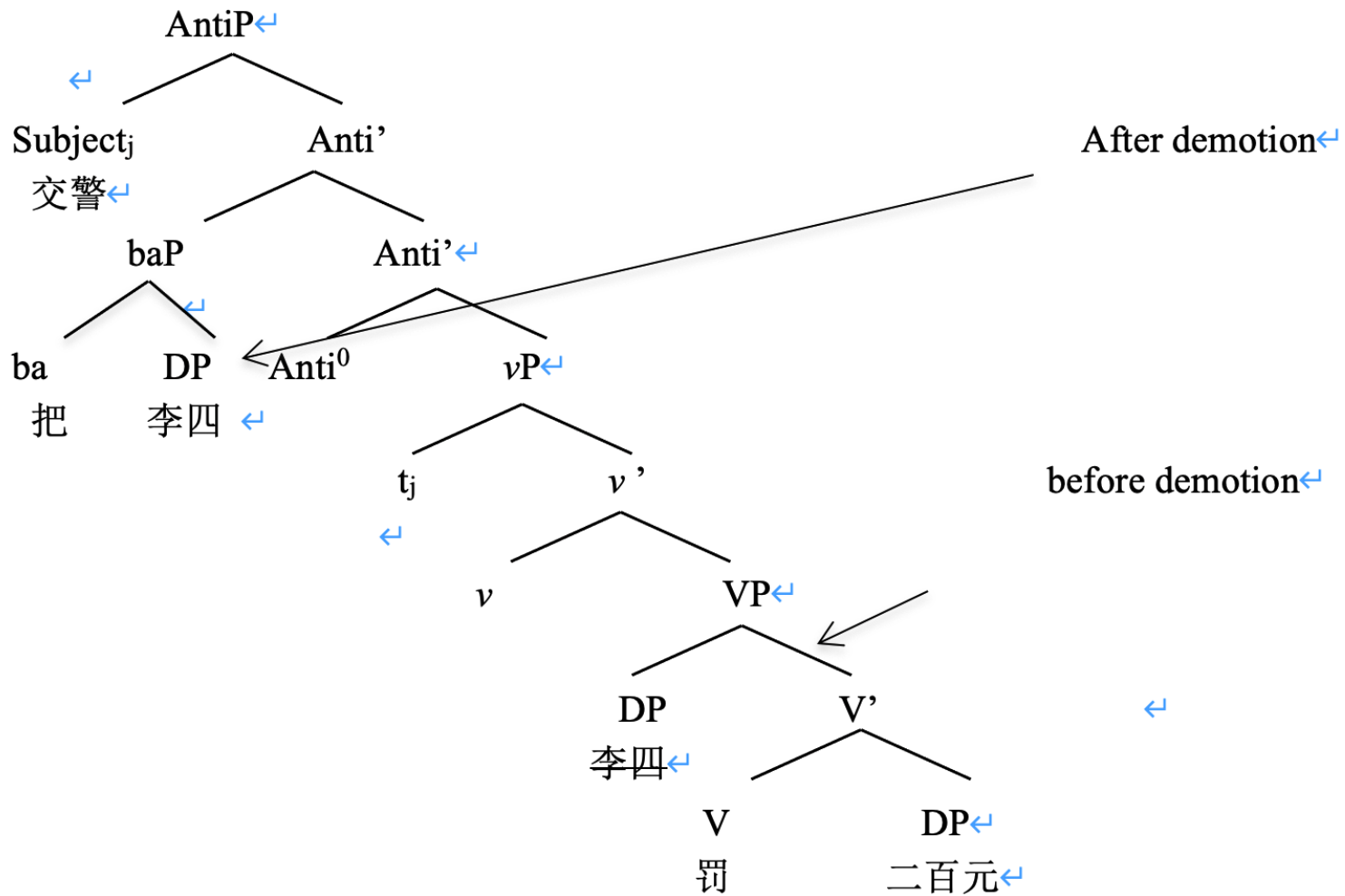
- ▶ 汉语的双宾结构有给予类和索取类。给予类有包含“给予”这一语义成分的双及物动词，朱德熙（1979）称这类动词为 V_a 类，如：“送、递、推荐、交还、告送”等。这一类的专用句式为S1：
 - $N1 + V_a + 给 + N2 + N3$
 - 张三送（给）李四一本书。

- ▶ 我们认为通常所说的给予类的间接宾语前其实都有一个“给”，“给”可能是介词，还有可能是与格（Dative）标记，类似于英语的to，这里暂标为PP，基础生成于动词的补足语位置。
- ▶ 证据：一、正是因为它是PP，所以间接宾语不能被动化为主语，例如：
 - *李四被张三送了一本书。
- ▶ 二、当V' 重新分析为V，则可以提升到v，形成：
 - 张三送一本书给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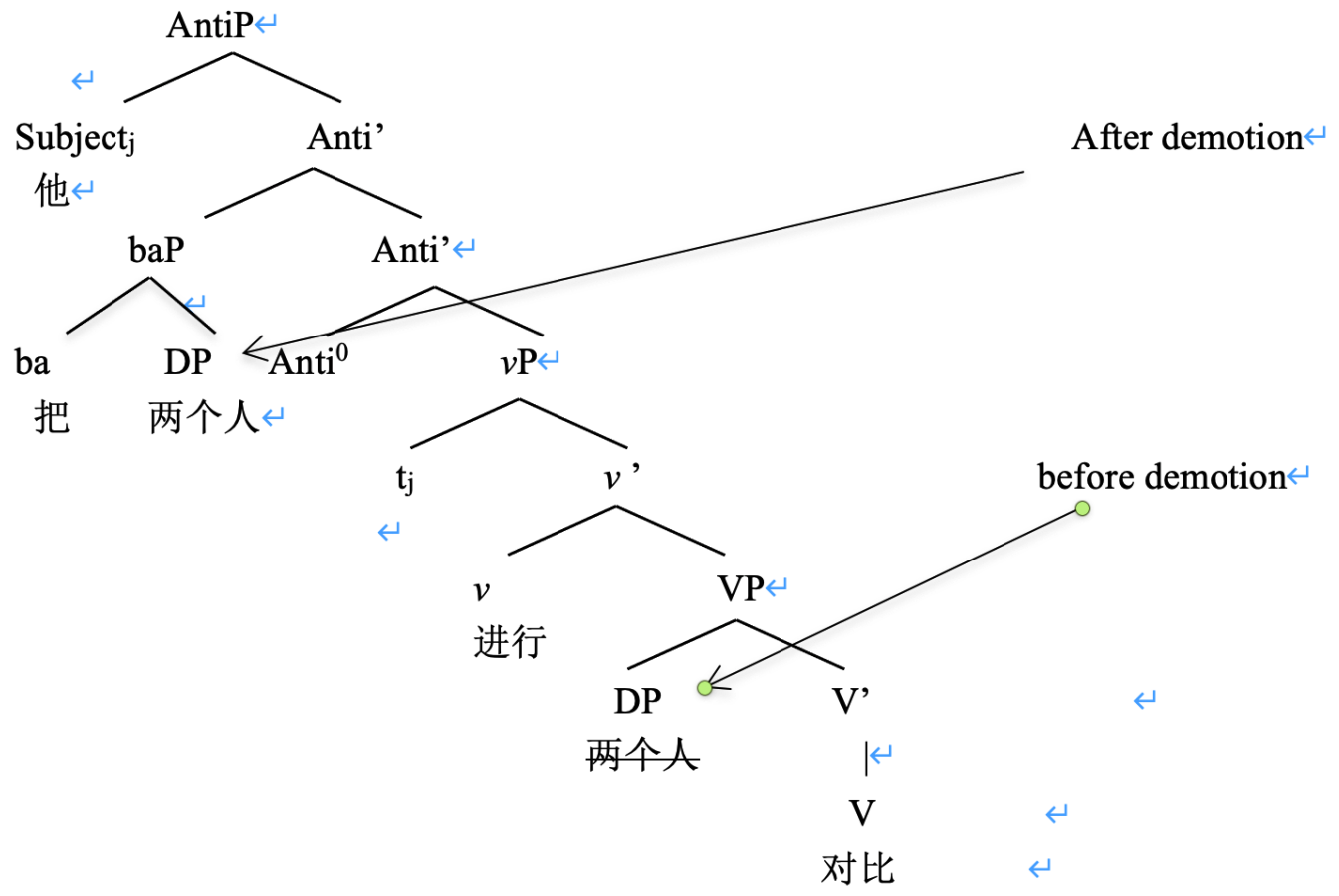
b. 交警把李四罚了二百元。

- ▶ 我们认为这类句式中的“李四”是罚的对象，因此生成于V的补足语，“二百元”是VP内的外论元，生成于VP指示语位置，逆动化作用于补足语的DP，生成把字句。
- ▶ 但要生成主动句，V’“罚李四”要重新分析为V，然后移到v处，生成“罚了李四二百元”。
- ▶ 证据：被动化提升为主语的是V的补足语“李四”。不能是指示语位置的“二百元”。如：
 - 李四被交警罚了二百元。



6.5 形式动词把字句

- a. 把两个人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
 - b. 把巫师的骗术逐个给予揭穿。
 - c. 他把两次的水加以比较。
-
- ▶ 我们认为显性形式动词的存在，导致V处的及物动词不及物化，形成所谓的名动词，其补足语位置的宾语必须接受逆动化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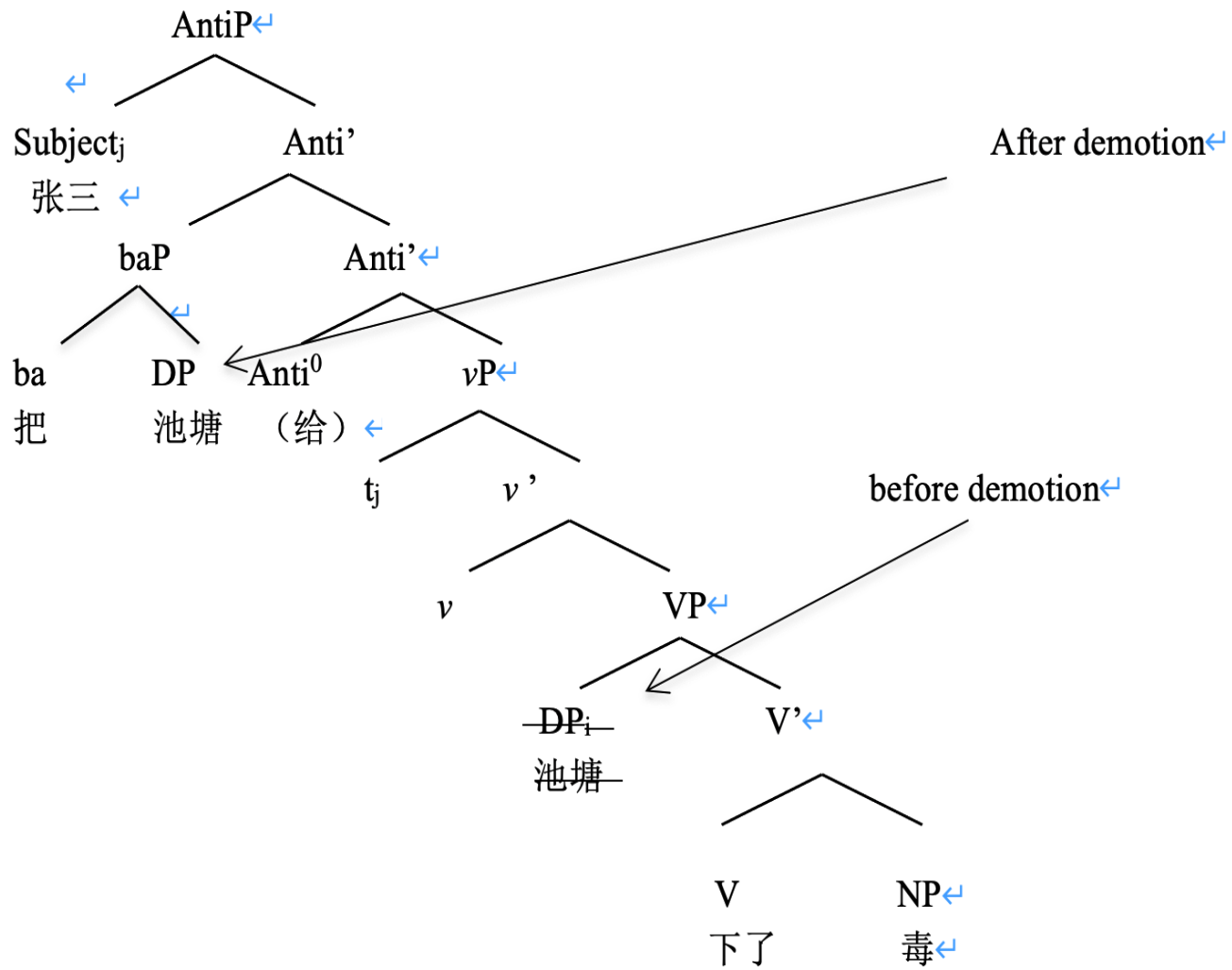
6.6 边缘把字句

- a. 他把池塘下了毒。
- b. 他把山上种了树。

- a. 他把卧室摆了床。
- b. 把大路埋了地雷。
- c. 把屋顶安了日光灯。
- d. 把广场上洒了水。
- e. 他把东屋放了杂物。

- ▶ 施春宏（2015）对边缘把字句作了详尽的讨论，他的解释方案是认为该类句子由一个致使事件+一个使果事件生成，在这个使果事件中有一个隐含的抽象谓词，其语义特征是“HAVE”，表示“有、出现”之类的语义。
- ▶ 这样就有如下的致使关系：他下毒+池塘 V_{HAVE} 了毒、他种树+山上 V_{HAVE} 了树；
- ▶ 在生成时，通过整合，两个事件的共有论元整合为动结式的结果论元，另一个论元由于在论旨阶层中位置低，就由“把”来标记。

- ▶ 我们按照把字句的论元结构，不需要另设立一个空动词，生成方式简捷：“下毒、种树”先通过并入操作，合并生成 V^0 ，“池塘、山上”等虽然是处所名词，但不是状语，是“下毒、种树”的语义论元，生成于V的补足语位置，之后强制性接受逆动化操作。



七、结语

- ▶ 本研究的基本理念就是在共性之上来观察、描写、解释语言内部、语言之间的多样性。
- ▶ 把字句与其它语言逆动句的本质共性就是句法操作上的逆动化。
- ▶ 在此视角下，本研究比较了把字句与跨语言逆动化句式的平行性，并解释和把字句相关的一些问题，同时，给出了把字句统一的生成结构，全面解释各类把字句的生成方式。

**谢谢谢谢
请多指正**